

伤逝

5月24日凌晨1时,知名文学编辑、评论家林建法因病逝世于沈阳,享年73岁。他曾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从事文学编辑工作,30余年来,他的生活和文学几乎融为一体。

他把刊物做成一个广阔的平台

□陈思和



林建法

林建法兄在青年时代曾参军入藏,复员后回到家乡福建,在福建文联旗下的文学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当编辑。我认识他是在1985年厦门会议上,他与王炳根一起来到刊物约稿,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认识了。那一年刘再复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岗位上大力倡导文学批评新方法,造势很大,福建文学理论界响应最积极,厦门会议的研讨主题就是宣传文学批评的新方法论。在1985年就那么大张旗鼓地倡导科学方法论,似乎先鋒了一些。不久,《当代文艺探索》停刊了。那个时候,老林随着妻子去了东北沈阳,担任了辽宁文联旗下《当代文艺探索》的编辑。

《当代文艺探索》偏重具体作家评论,关心的是作家作品而非文艺理论,在它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批评家,三十年来,它成了五零、六零年代出生的文学批评家的一面旗帜。而旗手,当之无愧是老林。为写此文,我特意检索一下以前收藏的旧信,竟没有找到老林的信件。他好像不怎么习惯写信,通常是用电话联系。那时我睡得很迟,经常半夜时刻电话铃响了,拿起话筒,那头传来浓浓的福建口音:“恩和兄啊——”那就是老林了。他也不大爱闲聊,总是忙忙碌碌的,电话里讨论的内容,大多是事务性的,校对稿件,修改意见,甚至是对某个字的用法的推敲,等等,谈完这些琐碎的事后,老林有时候会松口气似的,顺便谈一下他的编辑设想。譬如他读完了某某作家的小说,与我交换一些看法,是否要组织稿件加以评论?有时候他会一口气读完某个作家的几部作品,然后就说:“我觉得某某是一个被低估的作家……”这样的情况是经常性的,因此,我常常是一边感动着那么晚了老林还在无比认真地斟酌别人的稿子,另一边也多少有些讶异,作为一个编辑他的阅读量超过了我这个职业的文学评论家。

近四十年来,文学编辑还是这样,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的二十多年里,文学编辑的职业,更像是孕育希望之母胎,大批文学刊物直接参与和推动了文学事业的繁荣。许多优秀文学编辑秉承前辈的精神传统,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影响力,催生大量优秀作品,培养大批年轻作者,甚至影响着文学潮流的走向。老林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典型,他以文学编辑为终身志业,实践着一个优秀文学编辑介入文学现场、繁荣当代文学事业的人生道路。

老林的生命状态始终是饱满的,盛满理想,仿佛永远不知道疲倦似的。正因为拥有这样充沛的生命素质,他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就注定不会平庸庸碌地混日子,也不会把刊物看做自己的饭碗而小心翼翼地经营,他注定会把刊物做成一个广阔的平台,召唤各种文学力量,来导演一场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

近四十年来,文学编辑还是这样,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的二十多年里,文学编辑的职业,更像是孕育希望之母胎,大批文学刊物直接参与和推动了文学事业的繁荣。许多优秀文学编辑秉承前辈的精神传统,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影响力,催生大量优秀作品,培养大批年轻作者,甚至影响着文学潮流的走向。老林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典型,他以文学编辑为终身志业,实践着一个优秀文学编辑介入文学现场、繁荣当代文学事业的人生道路。

作家书单

王鼎钧 1925年生,山东兰陵人。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著作近四十种,涉及散文、小说、戏剧等多个领域,是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一生热心把自己的心得经验写成优美的散文向他人传述。

- 1.《灵感五讲》
2.《作文六要》
3.《滴青蓝》
4.《云月精神:王鼎钧自选集》
5.《桃花流水杳然去——王鼎钧散文合集》
6.《活到老,真好》

从热闻中一窥文学的门道,从文学的门道中看出更多的热闻。既有作者九十高龄仍不辍笔耕的新篇,也有旧作精选,与新篇彼此生发,拼合出阅读与写作的独家心得。从热闻中一窥文学的门道,从文学的门道中看出更多的热闻。

日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广东省文联原主席刘斯奋与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就“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话题经过十个月的对话、整理,已完成定稿,约10万字,从5月29日开始由羊城晚报独家刊发,在羊城派上连载推送。两位先生博学精思,视野宏阔,鞭辟入里,观点精彩纷呈,启人深思。

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

——关于文化自信的对话

□刘斯奋 林岗

回归传统 守正创新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朱绍杰

“一朝轮船炮声来,惊醒看花众人梦。”180年前,列强恃坚船利炮大肆入侵,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中国的文化自信蒙上了一层阴影。

18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复兴,重建文化自信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该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失败所带来影响?又该如何走出阴影重建自信?

刘斯奋、林岗两位先生在对谈中认为,如果说一百年前,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下,我们要“冲破罗网”展开对传统文化猛烈甚至极端的批判,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那么今天,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走向复兴,已经到了要坚决走出这片阴影的时候,需回到自身的文化传统之中,接续传统,守正创新,真正建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

缘起 | 一拍即合,从面谈到线上交流

对谈的契机源于2021年7月,刘斯奋遇到林岗时聊起的话题:要回归传统文化,重建文化自信。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都采取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当年有其合理性,到了今天是不是该对传统文化重新展开评估?

有了这个念头,两人一拍即合。此时,对谈的具体内容尚未确定,但是中心主旨已十分明确: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

“这个主题是刘斯奋先生定的,我觉得非常好。”林岗称,由于这个题目较为宏大,牵涉到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内容上需要一近化,所以二人确定以对谈的形式展开。

起初在刘斯奋家中面对面谈,两人同为粤人,主要用粤语交流;后来因为疫情,不方便登门拜访,就改为线上交流。“每周一下午三点,腾讯会议室就会自动弹窗提醒我们。面对面时用粤语,线上交流则用普通话。”林岗说。

这一谈就是大半年。对谈主要分10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起,“走出阴影”,主要围绕鸦片战争所带来的阴影及其具体表现。后面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来谈,包括:文化、艺术、中庸、审美理想、尚用、文质、文风、雅俗、小说,最后一部分谈守正创新。

“对谈是口语谈话,中间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需要整理,所以我们各自负责自己的部分,让学生帮忙把录音整理成文字稿,然后再各自着手修改。”林岗告诉记者,对谈整个大的纲目是由刘斯奋决定的,文字稿来来回回大概修改了两三遍。



我相信用我们的老校长陈序经是爱国的,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失去信心。这是他倡导全盘西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和他当年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已经走向复兴,而且这个复兴的势头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还是西进运动完成之后的美国,抑或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经济、科技上的进步都同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进步处于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站在这一点去看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可能产生完整性的认知。

直至“五四”前夕一再错失时机

刘斯奋: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人救亡图存意识,自视极高的“天朝上国”,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竟然一败涂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不断寻求应变之道,开始认为是技不如人,于是搞洋务运动。结果甲午之战败给了东邻的“蕞尔小国”日本,更是痛彻心扉。引发精英阶层的分裂和转向。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从政治方面找原因,想学西方君权和议会政治的一套,然而遭到顽固势力的阻击,又迅速失败。于是转向更激进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

可即使如此,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仍旧未能改观,于是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抗议不

平等条约,后来却发展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猛烈批判,自视极高的“天朝上国”,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竟然一败涂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不断寻求应变之道,开始认为是技不如人,于是搞洋务运动。结果甲午之战败给了东邻的“蕞尔小国”日本,更是痛彻心扉。引发精英阶层的分裂和转向。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从政治方面找原因,想学西方君权和议会政治的一套,然而遭到顽固势力的阻击,又迅速失败。于是转向更激进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

不过,从本质的层面来看,当时这样做,是在精神文化的层面向宗法制度发起冲击。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宗法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不彻底打破便无法向工业文明转进。因此这种狂飙突进式的批判有其历史

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林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八十年,国势走下坡路上。虽有短时段振作,略见曙光,如戊戌维新,如辛亥一役,但终于不能振衰起敝,国人精神萎靡,直至“五四”前夕,跌至谷底。士大夫阶层把持权力的时候,他们轻视了列强挑战引起内政外交危机的严重程度,虽然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大变局却未有加以探究,知变局之大而不知其所以为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再错失时机,直至平稳改革的时机窗口关闭。士大夫阶层统治中国的手法老到,但他们不是有远大眼光的统治阶级。近代中国的国难日深,同士大夫阶层脱离不了干系。

当年放出狠话的不只有鲁迅

刘斯奋:不过,由于传统文化,以及作为其根基的宗法制度,凭借几千年的积累,根基极其深厚。用温和的改良的手段根本无法将其撼动。因此鲁迅一派放出狠话,说要砸屋子、砸孔家店!决意采取偏激的、极端的方式手段来杀出一条血路来。

林岗:当年放出狠话的不只有鲁迅,当然鲁迅的话非常狠。陈独秀、胡适,“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以及傅斯年都对对中国历史文化放出狠话。将这些狠话归结为文化激进主义虽然有点简单,但有助于看清阴影的形成。远在新思潮之前文化激进的姿

态就已经看出端倪。谭嗣同《仁学》有“冲决罗网”的说法,他眼里的罗网,既包括“君主”也包括“伦常”。谭嗣同的“冲决罗网”,揭开了新思潮文化激进主义的序幕。

刘斯奋:所以那批激进人士便对所有中国传统的东西都反对,全部否定。文化也好,历史也好,中医也好,甚至中国的文字,全部都否定。不过既然这么极端,就无可避免会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会将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全部倒出去,把优良的东西也都全部否定了。甚至出现更加极端的主张,就是主张全盘西化。包括胡适也是主

张全盘西化。当年我们中山大学的校长陈序经同样力持这种主张。

林岗:全盘西化实践上其实没有可能,揪住自己的头发当然飞不上天。日本现代文化的“总设计师”福泽谕吉在明治时期提倡“脱亚入欧”。一个多世纪之后,日本并未成为欧洲国家,只变成了美欧的“小跟班”。后起现代化国家屡屡出现全盘西化的论调,而且也有一个部分市场,并非因为这是一个后起现代化国家的解决方案,而是后起现代化造成的思想和观念的病症,正好暴露出自信心不足的文化阴影。

到了走出这片阴影的时候

刘斯奋:全盘西化并未成功。事实上也不可能成功。倒是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斗争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思潮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认识、揭示中国问题的症结。以经济地位的阶级划分,取代血缘地位的宗法划分,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精神层面的反“封建”运动,和物质层面的土地改革,终于彻底打破几千年宗法传统,为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扫清了道路。然后通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并以前无古人的辉煌成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已成势不可挡。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四个自信的提出,就成为在新时树立强大精神支柱的必然要求。其中,文化自信构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之一。文化自信包括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而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鉴于近代以来曾经出现很大的落差和曲折。时至今日,尤其有必要认真进行审视与梳理,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与教训。好的、坏的,正反两方面都要反思。既不能再一概否定,也不是全盘复古;而是站在今天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形成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把握,重新认识它。我觉得,我们这场对话的核心应该是: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文化曾经被蒙上浓重阴影的话,那么现在到了要坚决走出这片阴影的时候。

林岗:我觉得你讲得十分好。我很赞成“走出鸦片战争阴影”这个提法。中国的传统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走向衰落,不单是文化,而且政治、军事、国势,都在逐渐衰退,这个衰退产生了一个牢固的思维定式,产生了看待中西的思维惯性。那就是以先进与落后衡量彼此,一切来自西方的都叫做先进,一切与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的事物、古代思想观念,就叫做落后。

这个先进与落后的思维定式,在现代史上产生了巨大的正向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摆脱这种从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更新看问题的观察点及观察方法,十分必要。鸦片战争到今天,超过一个半世纪,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如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节点,有个极大的好处,可

以用后设的眼光看问题。站在后设的历史角度反思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就不是单向度的历史,它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整体性。这整体性就是国运国势从衰退到复兴的呈曲线状的历程。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这个国运国势处于衰退,比如,处于清末辛亥革命之前,或者五四运动前,那我们看民族的前景多半是悲从中来。如果你有爱国心,那肯定悲观黯淡。虽然你也奋身救国,但更重要的是执着于“壕堑战”的奋斗,眼前的曙光是看不到的,唯有日后复兴前景的清晰认知。当你看不到复兴的前景,它就会影响你看民族历史的眼光。

我相信用我们的老校长陈序经是爱国的,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失去信心。这是他倡导全盘西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和他当年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已经走向复兴,而且这个复兴的势头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还是西进运动完成之后的美国,抑或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经济、科技上的进步都同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进步处于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站在这一点去看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可能产生完整性的认知。